

中国满文档案工作 70 年

——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心

吴元丰 李 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部, 北京 100031)

摘要: 中国满文档案工作可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创业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为奠基时期、21 世纪初至今为发展时期等三个历史时期。中国满文档案著录工作经历手写卡片著录、数字化图像电子著录、与编译项目结合电子著录的发展历程,而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有汉译文编辑出版、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满文原件编辑出版、满文档案目录及提要编辑出版等几种类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部)是全国满文档案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该处在做好整理、著录、编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为中国满文档案的案整理编目及翻译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档案翻译; 满文档案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2-0081-07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王朝,是以满族上层为核心,联合其他民族上层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有清一代,满文、汉文和蒙古文一并成为通用文字,其中称为“清文”“国语”的满文和满语具有特殊地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与此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因此,清代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清政府则设专门部门或人员对公文进行归档保管。虽然清代形成的满文档案都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但幸存下来的满文档案仍为数目巨大,有近 300 万件(册),其中 200 万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占整个存世满文档案的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 1 000 余万件,其中明代档案仅有 3 000 余件,多数是清代中央机构的档案,200 万件满文档案占整个馆藏档案的 1/5。满文档案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独树一帜,是解读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第一手资料,具有独特作用和珍贵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特设专门业务部门,负责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整理、编目、著录、编译、研究,以及教学、咨询等工作。

1959 年中央档案馆时期,明清档案部内设满文组,由 4 名工作人员组成。1969 年国家档案局撤销,明清档案划归故宫博物院。1972 年在故宫明清档案部恢复满文组,成员有 5—6 人。1978 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20 名学员的毕业,以及 1966 年毕业改行的一部分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学生归队,满文组专业人员达近 30 人。1980 年国家档案局恢复,明清档案部由故宫博物院划归国家档案局,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设满文部,下设整理组、翻译组。1985 年定岗定编,编制为 22

收稿日期: 2019-10-28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男(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清代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及翻译研究;李刚(1982-),男(满族),辽宁岫岩人,馆员,主要从事清代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及翻译研究。

人,满文部下设翻译科和整理科。2008 年满文部改为满文处,下设整理科、翻译科,2010 年增设编目科。满文部(处)的设立,为满文档案工作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障,奠定满文档案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文献馆时期,满文档案工作处于拓荒阶段,先后有 5 名通晓满文的工作人员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对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军机处档簿 6 500 余册满文档案进行了译名、登记和编目,对内务府档簿、事简 3 300 余册(件)进行登记上架,详细校对、整理研究满文老档、满文木牌等早期珍贵档案,并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在此期间,满文档案前辈们筚路蓝缕,艰苦探索。

由于通晓满文者有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工作主要依靠满文处(部)满文档案专业人员完成,且满文处(部)作为一个综合业务部门,承担多项职能,要求满文档案工作者既要整理编目、编译出版研究,又要兼顾其他满文相关工作。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关怀和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满文档案者的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满文档案工作焕然一新,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满文档案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是档案馆的基础工作,只有做好整理,才能安全保管档案,更好开展档案修复、编目、著录、数字化、利用和编研等工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创业时期

满文档案工作,历经接收集中统一管理及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积蓄力量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进入建设和发展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也不例外,步入其建设阶段,全国各级档案管理部门陆续成立,随即建设各级档案馆,接管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各项工作。

1951 年 5 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专门负责保管故宫博物院原存明清两朝历史档案,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1955 年 12 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1958 年 6 月,第一历史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次年 10 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 年底,明清档案部又回归故宫博物院,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 年 4 月,明清档案部重新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论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时期,还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此间除了妥善保管原馆藏以外,还着力收集流散到国内外的满文档案,陆续从南京、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以及苏联收集回明清档案。1950 年和 1953 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一部分档案,共计 320 箱;1953 年 4 月,接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题本、题稿等档案,共计 813 箱;1954 年 8 月,接收历史博物馆存放在端门楼上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完整题本和残题本等档案,共计 671 箱、1 694 袋;1956 年,接收苏联移交的 1901 年沙皇俄国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时劫走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等衙门档案,共计 310 箱;1958 年,接收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史书、题本、奏本、敕谕等档案,共计 5.4 万余件,另有残题本 500 余捆;1958 年和 1962 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另一部分档案,共计 3 000 余箱。以上各批次收集的明清档案内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由于国家推行历史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加之各级档案部门遵照实施,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中国大陆的清代满文档案相对集中保存和管理的局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宁古塔、阿拉楚喀、珲春等驻防副都统衙门档案。

为了解决满文档案人才奇缺问题,在周总理的关心指示及批准下相继开办满文班,培养满文专业人才。1961 年至 1966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学员 22 人,最终 6 人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此次满文班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期大学本科班,无论是教学大纲制订,课程设置,还是

师资配备,学生招生和管理,都按大学制度办理,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满文人才,为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满文人才开展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做了一定人才储备。1975年至1978年,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开始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20人,毕业并留明清档案部工作。本次满文班的成功举办,有效发展和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人员队伍。此外,还对内三院簿册、军机处簿册、乾隆二十年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康熙和雍正两朝满文朱批奏折等档案进行了整理编目。

2.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为奠基时期

满文档案因长期专业人员缺乏,整理编目工作起步较晚。随着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的毕业,满文专业人员得以有效补充。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满文档案进行全面摸底调研,并对杂乱无章的内阁、内务府、军机处、宫中、宗人府等全宗的满文档案进行清理和整理,构建起了满文档案保管体系。而后,对满文残题本、贞度门残破档案、“阁楼残档”进行清理和整理,共计100余万件,满文残题本和零散档案有序打包上架和登记编目。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清理和整理,满文零散档案基本上得到理清和初步整理。此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集中人力有计划地进行并完成了8万余件内阁满文题本、18万余件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为满文档案后续整理编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21世纪初至今为发展时期

2009年至201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相继对满文圣训、满文实录、满文老档等满文档案进行了整理,编制了文件和案卷级秩序目录。2011年,根据本馆五年整理数字化的总体规划,在对馆藏满文档案进行摸底调研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整理总体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和馆里的统一安排,从2011年至2017年,满文处陆续完成13项整理工作,包括内务府满文杂件、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宗人府满文档案、内阁盛京满文旧档、内阁满文杂件、宫中满文谕旨杂件及簿册、理藩部档案、军机处满文簿册及杂件、内务府满文簿册、内阁满文簿册及图书、过渡库满文档案等满文档案,共计2万余卷、67.3万余件。所有整理的档案,都按馆规定的标准编制了案卷级馆藏秩序目录、文件级馆藏秩序目录、残破档案待修目录,共计150余册。至此,除满文残题本外,全部馆藏完整满文档案实体的整理编目工作基本上结束,为满文档案各项工作的开展,以及向社会各界提供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满文档案著录工作

著录工作是档案馆的主要业务工作,关系到档案检索和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关系到档案的社会利用和资源开发。只有做好著录工作,才能提供方便、快捷和准确的检索,为更好地利用和编译出版档案创造条件。为了实现档案著录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档案局制定颁布《档案著录规则》行业标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专业标准相继制定《明清档案著录细则》《清代档案分类表》《档案主题词表》《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等专业标准,后又进行修订。这些行业和专业标准的制定,为满文档案著录工作提供了依据和遵循。

满文档案著录工作是在遵照标准规定和满文档案整理基础上开展的,大规模满文档案著录工作主要开展于改革开放以后,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手写卡片著录

鉴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的利用率高、信息含量大、体系完备,且已完成整理,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启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的著录工作,采用文件级卡片著录格式,历经7年时间,于1994年完成18万余件满文录副奏折的著录工作,形成著录标准卡片15.6万余张。与此同时,将所有满文录副奏折进行了缩微拍照。鉴于满文题本的丰富内容和珍贵价值及整理基础,1994年至200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展内阁满文题本著录工作,采用文件级卡片著录格式,完成8万余件内阁满文题本的

著录工作。2009年至2011年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内阁满文题本的手写著录卡片录入电脑形成电子数据,2012年至2013年,又安排专人将数据与满文录副奏折的胶转数图片及题本的电子扫描图像挂接,经逐一审核达到标准后,将18万余件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8万余内阁满文题本,分别于2013年、2014年对外提供利用,其中内阁满文题本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五年整理与数字化”计划实施后扫描复制档案内第一个提供利用的项目。

2. 数字化图像电子著录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档案整理和数字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为永久性保管好档案原件,积极探索新环境下的著录工作,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络平台,利用档案电子图像进行著录。从2014年起,抽调人力,启动军机处满文上谕档、满文寄信档、满文议复档、内务府满文杂件等多项著录工作,采取规定的著录格式,在馆著录平台上直接进行著录,共计著录满文档案13万余条。其中军机处满文上谕档著录条目4.5万余条,已与原档的扫描图像对接,并于2017年对外提供利用。

3. 与编译项目结合电子著录

2002年8月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珲春衙门档案的编辑出版项目,正式纳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东北历史与现状研究系列工程”的子项目,并正式启动,经过近3年时间的努力,至2005年6月结项。该项目是以整理、著录、编目、编辑和出版等内容为一体的系统工作,形成著录条目3.3万余条。雍正朝内阁吏科、户科、礼科史书也采取同样的工作模式,结合编辑出版项目完成著录工作,形成著录条目6.2万余条。

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著录信息编制了两部专题目录,即《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内阁满文题本等满文档案的对外提供利用及专题目录的出版,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大大缓解了社会各界对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研发成功的“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即满文识别通)着力建立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大力推进馆藏满文档案的数字化进程,业已建立的朱批奏折、清朝实录等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通过局域网对外提供利用,开辟了崭新的更加快捷便利的利用途径。这是满文档案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必经之路,务必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同时,也应看到档案著录工作的必要性,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满文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需要安排一定人力和物力开展,特别是系统完整的、利用价值高的档案,务必要著录,以便专题档案的编译出版和提供研究。满文档案著录和满文档案数据库建设,将要同时推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的不同需求和利用。

三、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

档案编译出版工作也是档案馆的业务工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是建立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档案初步整理及满文人才的培养储备时期。此间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鲜有举措,没有一部独立的满文档案编译作品问世,唯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一书收录有7件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及随折进呈的4件汉文清单,汉译文约计3000字。该书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译,195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录的满文奏折及其汉文清单内,有盛京将军社图肯等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间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共9件、盛京礼部侍郎永宁等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二十二日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各1件,主要反映当时盛京地区地震灾情以及修缮被地震破坏的盛京城、皇宫、陵寝等处建筑的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编译出版作品。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对利用满文档案需求日益增大,有必要对满文档案进行编译出版,满足社会需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配合国家文化建设需要,结合重点课题安排编辑出版项目,相继编辑出版满

文档案史料 41 种 911 册。按出版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 汉译文编辑出版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 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盛京刑部原档》1 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群众出版社 1985 年出版《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1 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1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民族出版社 1988 年出版《锡伯族档案史料》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3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满文老档》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中华书局 1990 年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 年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黄山书社 1998 年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合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史志办合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大象出版社 2015 年出版。此种出版形式相对单一,技术要求相对简单,所需经费相对少,20 世纪末较多采用。

2. 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

《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合编,民族出版社 2001 年出版《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内阁藏本满文老档》20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 年出版《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3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3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右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合编,中华书局 2010 年出版《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24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岳麓书社 2011 年出版。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有利于通晓满文的学者对照使用,弥补汉译文因翻译者水平差异出现差错的问题。

3. 满文原件编辑出版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24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清内阁蒙古堂档》2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合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2007 年出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38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105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24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出版《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83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10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6 年出版《清朝后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4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历史学系合编,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出版《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

3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博物馆合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8 年出版《御制盛京赋》10 册,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民族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由于档案馆的满文专业人员极为有限,如果所有出版的满文档案都要进行翻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适当选择社会急需的一部分满文档案,原件影印并逐件缮拟汉文标题,按一定的体例编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用需求,同时也有益于永久性妥善保存历史档案。

4. 满文档案目录及提要编辑出版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12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1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1 册,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1 册,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5 年出版。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辑出版,有利于研究者更便捷地了解档案情况,更有针对性地查找研究所需档案史料。

在以上所述三种编译出版的形式中,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的形式,最受学界欢迎和赞同;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形式,随着国内外满文学者的相对增加,也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同和接受;至于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形式,满文学者一般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多倾向于与满文原件核对后再引用,以保证所用史料的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满文档案的出版形式走向多元化,而且出版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大,所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化,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为推动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满文老档》于 1992 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同年,《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荣获中国档案学会颁发的“第二次档案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清代珲春衙门档》,分别荣获中国档案学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档案学优秀成果工具书与翻译著作类二等奖、档案文献汇编类三等奖和二等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荣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基础资料成果类三等奖。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外,其他国内相关单位也编译出版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如,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合编出版《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盛京内务府粮庄史料汇编》《满洲实录》《黑图档》,大连图书馆等单位合编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档案史志局编辑出版《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满文档案选编》等。

四、满文档案研究工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部)是全国满文人才最集中的地方,满文工作者在做好整理、著录、编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出版多部学术专著。

1. 学术专著

满文工作者结合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编译出版的实践,以满文档案和图书为依据,出版发行专著达 15 种。其中史学方面有:吴元丰、赵志强等锡伯文《锡伯族迁徙考记》(1982 年),吴元丰、赵志强等锡伯文《锡伯族简史》(1985 年),吴元丰、赵志强锡汉文合璧《锡伯营职官年表》(1994 年),张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养生妙法》(1997 年),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2008 年);赵令志、郭美兰《准噶尔使者档之比较研究》(2015 年);满文教材方面有:屈六生等《满语语法》(1986 年),屈六生主编《满文教材》(1991 年);语言文字方面有:安双成编译《满汉寓言故事》(1989 年),安双成《满文美术

字》(1992年),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1993年),安双成主编《汉满大辞典》(2007年);图书目录方面有:屈六生等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991年);个人论文集方面有:郭美兰《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2012年),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2015年)。以上学术著作都是满文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著录、翻译和教学过程中,将长期积累的资料上升到理论而进行的经验总结。

2. 学术论文

满文档案工作者充分利用满汉文档案资料撰写学术论文,在《历史档案》《民族研究》《西域研究》《民族译坛》《档案学研究》《满语研究》《清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民族史、民族语文、翻译理论、档案工作、史料考证等各种论文千余篇。

这些研究成果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业人员利用满文档案开展研究取得的,只能反映国内利用满文档案进行研究的极少部分情况,全国乃至全世界学界利用满文档案开展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则举不胜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经过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的整理著录与编译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发挥了满文档案应有的独特作用和价值,惠及学界,利于国家。可谓每一批满文档案的开放利用,每一部满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都会为学术界提供新鲜史料,为学术研究带来新突破,产生一批专家学者,涌现出一批学术研究成果,更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70 Years' Research on Manchu Archives from China

WU Yuan-feng LI Gang

(Manchu Department,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Manchu archives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end of the 1970s, which is the period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and the end of the 199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history of Manchu archives in China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andwritten card descriptions, digital image electronic descriptions, and electronic descriptions combined with compilation projects. Manchu archives a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ors, Manchu original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llections, and Manchu originals. 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Manchu archives, and summar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Manchu Branch (Ministry) of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place for Manchu archives in the country. While Manchu workers are doing a good job of sorting, describing, compiling, and actively conducting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e cataloging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translation of Manchu archive; sorting of Manchu archive